



《伪装者》中的明镜



《天盛长歌》中的秋明嫔



《琅琊榜》中的静妃

提到刘敏涛,很多人会想起2015年的热播剧《伪装者》中,如父母般爱护弟弟们的好姐姐明镜,和《琅琊榜》中隐忍不发且淡定雍容的静妃,她凭演技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在陈坤、倪妮主演的热播古装剧《天盛长歌》中,她则饰演了用爱与善良守护自己的信仰,内心坚定隐忍的母亲秋明嫔。

刘敏涛的荧屏形象就是温柔贤淑、知书达理。她在采访中也多次提到,不想总演大姐、妈妈之类的角色,也想谈谈属于中年人的恋爱,也想诠释不同的角色类型。但目前市场为中年女演员留下的空间并不大,刘敏涛对此也不会过分焦虑,

“我爸爸总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心放宽放大,戏就会放宽放大,路也就更宽更大。”

“心大”的刘敏涛形容自己除了演戏,其他日子都是“糊里糊涂”过到现在的,早年甚至连经纪人也没有,全部自己打理。“我觉得我也是一个奇葩,能凭一己之力,一个女演员坚持到现在,我可以给自己竖个大拇指了。”

《天盛长歌》中的母亲秋明嫔为了国仇家恨,选择了忍辱负重,却不被女儿理解。秋明嫔的隐忍也让刘敏涛一度感到压抑,某次拍戏时她找了个没人的角落不停地掉眼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想哭,就觉得那个时候角色让自己难过,没有出口,那种压抑让我

生理上很不舒服。”刘敏涛还哭过一回,是杀青的时候,她和导演沈严、“闺女”倪妮道别,想到秋明嫔所承受的一切,眼泪又不止地流,“我想我怎么又哭了,大家也觉得很奇怪,可能觉得我舍不得离开剧组,我也没再解释。也许他们会懂我吧。”

虽然秋明嫔隐忍、压抑,但拍摄中也有让刘敏涛感到“兴奋”的地方,就是剧中不多的那几场武戏。秋明嫔曾是一位血战沙场的女将军,刘敏涛很喜欢武戏,“武戏很有意思,形体帮你表达出语言表达不了的东西。一招一式,配合上你的眼神,你想表达的语言,就像舞台剧演员一样。”

刘敏涛:

40+女演员不是没戏演,而是都没新意

C 演了二十年的妈,突然开始思考人生

但,不得不承认。作为一个出道二十年,出演过四五十部作品的女演员,属于刘敏涛的关注度来得有点晚,但终究是来了。

虽然在旁人看来这份迟到的关注度带着一些阴差阳错的无奈,但刘敏涛反倒认为,一直有戏演是自己最大的幸运,“我命好,人品还不错,艺德也不错,戏也说得过去,片酬又不高,所以总有戏来找我。”但她也有点小小的遗憾,就是找她的角色都普遍比自己年龄大很多。

说到刘敏涛演“娘”的历程可追溯到二十年前,1997年21岁时她就演妈了,在电视剧《你好,西拉沐浴》中,她从十六七岁演到50岁,扮上也不觉得奇怪。那时候,导演余淳就老夸她,敏涛,你太棒了,这么小的年纪就能演出一个中年甚至老年人的状态和心态。

此后,《福贵》(《活着》电视剧版)中的陈家珍、《父母爱情》中的葛老师,都是带着年龄跨度的人物。

在《伪装者》播出前的十多年

中,刘敏涛从来没有想过为什么大家都喜欢找她演“妈”,反而到了《伪装者》和《琅琊榜》,被大众认可一些的时候,她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

出道以来,刘敏涛从未缺过戏拍,也没有缺过钱挣,所以自己也没有危机感,很多演员在家里半年,一年拍不上一个戏,接不到一个角色,这种焦灼的经历她从来没有过,“所以养成了我现在懒惰的习惯,不思考人生,不给自己规划,这都是我自己的缺点。”

D 可以不演主角,但不想角色千篇一律

为了打破观众对自己根深蒂固的“大姐”“妈”的印象,刘敏涛开始参加一些综艺节目。她说多少带了点“私心”,“参加《我去上学啦》是为了让自己觉得我挺年轻的,穿个校服,扎个小丸子头,可以扮嫩一点。参加《演员的诞生》是想寻找更多的可能,让观众或圈内的一些专业老师能认知、认可或是看到我。”

角色之外,《演员的诞生》节目形式不同于日常拍戏,这也是刘敏涛认为新鲜且具有挑战的,“因

为它是在舞台上,有观众嘉宾和评委看,更像一个小剧场。”

除了这两档热门综艺,这两年,刘敏涛并没有新的代表作品,只在大热剧集《欢乐颂》中客串了关关妈妈,戏份不多。她感叹,适合40岁这个年纪女演员的戏太少,拿到的剧本是演妈妈其实没有关系,但千篇一律,十场戏有八场在打电话,永远是鸡毛蒜皮,永远唠唠叨叨,永远只盯着孩子结不结婚、要不要孩子,会让你觉得没得可演,“我干这个专业,不

是主角没关系,但得有一个让我感兴趣的点去演。现在很多角色就没有你可去发挥的空间。”

至于今后对角色的期待,刘敏涛说最想演以中年女性为主角的都市剧,就像美剧《傲骨贤妻》那样的作品,而不仅仅是给流量小鲜肉、小花当“妈”,只可惜目前市场上这类剧几乎是空白,“非常希望能给我们这些所谓的中年女演员写一些深刻的戏和角色出来,因为我认为它值得挖。”

A 中戏“小地主”,没为温饱发过愁

刘敏涛从小就不追星,上学的时候,同学们都在笔记本铅笔盒上贴明星贴画,张学友、刘德华、林青霞、小虎队,但刘敏涛从来没有,不买,也不关心,她对这些没兴趣。唯一喜欢的文艺活动就是跳舞。

考中央戏剧学院前,她并不知道戏剧是什么,完全是家里大人觉得她在这方面有能力,可以试一试。结果顺利考上了中戏。

大学时,刘敏涛有一个绰号叫“小地主”,因为大一的时候,她离家外出读书,妈妈一是心疼她,二是因为家里人在烟台汽车运输公司上班,可以经常拜托大货车跑货的师傅从家里给她带些特产。当时

大学宿舍里有两排铺,六个床,刘敏涛住在一开门的下铺,床底下永远有两三个箱子,装的都是吃的。那时候宿舍也都不关门,女生们都拉着帘在床上睡觉,刘敏涛班的男生经常门吱嘎响了就进来,跟小耗子似的,拿箱子吃的,咪咪的,之后同学们都叫刘敏涛“小地主”。

她在大学一直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从大二暑假就开始演戏,毕业后也没断过。刘敏涛将这一切归结为“命运的眷顾”,所以她没有北漂的孤独感,没有为温饱发过愁,也没有彷徨徘徊到底要不要坚持。

B 不懂宣传,不然也不会“大器晚成”

让刘敏涛事业迎来高峰的是2015年接连播出的《琅琊榜》和《伪装者》。《琅琊榜》中静妃寡言少语、不事权谋、清雅素淡的外表下,却有着任谁也无法撼动的坚定信念;在《伪装者》中,大姐明镜霸气外露,就连咳嗽一声三位弟弟(明楼、明台、明诚)都得哆嗦两下。

这两部令其扬名的作品都由正午阳光出品,刘敏涛也曾短暂签约正午旗下的经纪公司得困。其实在签约前,她连个经纪人都没有。因为在她的概念里,就没有“宣传”这个词。2007年,刘敏涛怀孕在家,偶尔打开电视,发现三个电视台都在播自己的戏,她都是女一号,“如果那个时候我有一点点想法,宣传一下自己,可能也不是现在观众看到我的所谓大器晚成了。”

刘敏涛将自己演戏之外的生活统称为“糊里糊涂的”。“我觉得我也是一个奇葩”,她哈哈一笑,“能坚持到现在,这棵树还在挣扎着屹立不倒,挺不容易的,可以给

自己竖个大拇指。”即便是现在演技获得认可,刘敏涛也从没想过“我有演技”,“我只是觉得OK,你们都来跟我试一下(演技)。我不是要灭掉你们,主要是可以看看自己怎么样,互相切磋一下。”

演到一部好戏,刘敏涛会浑身像打了鸡血一样充满活力,这种兴奋是名、利所无法比拟的,“你说我赚了钱兴不兴奋,我也兴奋,但我也没有这么兴奋。金钱和名利,有,更好,没有,也没有关系。”从懂事起,爸爸就告诉她无欲则刚、知足常乐,父母也都是那样的人。上中戏,看见有宝马奔驰来接同学,看见他们穿名牌衣服,上世纪90年代初他们就有了手机,刘敏涛从来不羡慕,“我很少被物质的东西迷惑。”

刘敏涛甚至对“大器晚成”也并不看重,“我对得起我的角色,今天演了一场好戏,在睡觉之前,我想,牛,我就满足了。”

E 最大弱点,就是对情感的纠结

2007年,在事业的上升期,刘敏涛选择了结婚,在家相夫教子。回归家庭,刘敏涛没有纠结,那段时间,她觉得自己的幸福指数特别高。她天然地认为,只要结了婚,生了孩子,就应该在家里做好一名主妇,“我是山东人,我家特别传统,父母的教育就是这样。有了戏的话,如果老公说,咱不接了,那就不接了。那会儿我就是一门心思在家相夫教子,很开心。”

然而刘敏涛的选择并没有维持住婚姻,七年之后,她离了婚,但依然感谢这段经历,“他给予我的一定比我失去的多得多。”

在将于本月中旬上映的电影《黑蝴蝶》中,刘敏涛就挑战了一

位敢爱敢恨、陷入婚姻困局的女性,在发现丈夫外遇后很干脆地离了婚。刘敏涛说,这一点她做不到,在生活中自己纠结了好几年,“我在情感当中是很纠结的,这是我的弱点,对名利我可以不在意,但对情感我不行。为了女儿,我也不想那么快地就决定一件事情。”

一边感谢失败婚姻给予自己的成长,一边又不可能抹去那些痛苦和伤害。在那段纠结的日子里,刘敏涛很多时候一个人躺着,看着天花板,眼泪哗哗地流。她能感受到这是真实的痛苦,还拿手机录下了自己痛苦的样子,之后再删掉。

别人用喝酒的方式释放自己,她解压的方法则非常“少女心”:买买买。“我最喜欢买东西,难过了我就使劲买,回去就开始拆包装,各种试,我就觉得舒服了。”

至于在《黑蝴蝶》中演绎的那场相差十几岁的姐弟恋,对刘敏涛来说,并没有障碍,“这太适合我了”,人物关系在那儿摆着,当自己瞬间投入到角色中时,不会想两个人的年龄。但如果在生活中,她就没那么自信了,“NO,NO,NO,我不接受比我小的。我比较保守,会先给自己设立一个屏障。”说完,她停顿下来又想了一想,“我会不好意思。”(刘玮)